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Girl

# 风流夏娃

(苏)维·科兹洛夫 著  
袁振武 李辰民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1512-X  
231-C2



# 风流夏娃

〔苏〕维·科兹洛夫 著

袁振武 李辰民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 华  
封面设计 王晓勇  
版式设计 徐秦生

**风流夏娃**

〔苏〕维·科兹洛夫 著

袁振武 李辰民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2插页 32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ISBN 7-224-00350-4/I·83

定价：4.20元

## 译 后 记

《风流夏娃》是一部 ~~看得见的文学艺术世界~~ 小说。如果说在当代苏联文学 ~~中曾出现过一个~~ 的所谓“莫斯科小说”，那么 ~~这一部小说就是~~ 《风流夏娃》，可以说是一部典型的“列宁格勒小说”。古老的涅瓦河和冬宫大桥、巍峨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纪念碑、森严的彼得保罗要塞、雄伟的亚历山大圆柱大厅、宽阔的罗蒙诺索夫广场、秀丽的街心花园……构成了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列宁格勒街市图景和城市生活画面。

作者就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背景的衬托下，展现了当代苏联青年的风姿和群像。这里没有滔滔不绝的道德说教，没有令人生厌的冗赘描写，但这里有道德的堕落，有思想的升华，有人生的启迪，有哲理的闪光。这里没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没有刀光剑影的场面，但这里有爱的欢乐，有死的悲哀，有命运的播弄，有前途的选择，时而催人泪下，时而促人奋进，时而又发人深思。总之，善与恶、生与死、爱与恨这些古老的主题，在80年代苏联青年意识中重新唤起了新的思考、新的评价、新的观念。

小说的标题《风流夏娃》，使人很自然地推断它为一部爱情小说。这种推断显然是对的。因为小说里描写了那么多的爱情纠葛，以致我们的小爱神——丘比特也感到眼花缭乱，连他的小神箭也不知射向谁好了。小说的男主人公基里

尔先是在海滨浴场巧遇女大学生夏娃，后来又在一次深山滑雪中与一位离过婚的美术工作者叶甫盖妮娅邂逅，在爱情的选择上基里尔是矛盾的，但又是清醒的。作为小说女主人公的夏娃所面临的选择就更复杂了。她的美貌，她的漫不经心，甚至她那个从圣经上取来的名字，对于男子来说都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她起先钟情于基里尔，尔后又转向寄售商店的营业员托姆，最后又属意于同班大学生阿尔伯特。夏娃的选择似乎是轻率的、浪漫的，但又不能不说是严峻的。诚然，男女主人公所经历的爱情故事是那样富于罗曼蒂克，那样曲折动人，然而透过这些故事，我们所窥见到的男女青年的爱情观、人生观，却具有更深刻的内涵和更珍贵的价值。

我们相信，读者在读完小说后，一定会对夏娃这个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她仿佛不只是生活在列宁格勒，她已经超越国界，走到我们中间来了。这是一个在娇生惯养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漂亮而又任性的姑娘。父母给了她过多的爱，过多的关怀。特别是父亲，工作一回家就把全部心事倾注于女儿身上，甚至对女儿的一举一动严加监视，成了令人讨厌的“警探”（小说中称他“警惕的眼睛”）。父母的溺爱并没有使夏娃健康成长，倒反而滋生了她的逆反心理。她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一变为来无影、去无踪、形影飘忽、感情冷漠的人。她不爱任何人，也不相信别人的爱。然而，为了满足某一方面的物质需要，她也可以轻率地牺牲自己的贞操。她屈服于托姆的肉欲要求，只是为了能抽上他的进口烟，或者也可以说单纯是为了香烟、牛仔裤，而干脆就是自甘堕落，用堕落的行为给她父亲的“管教”以报复和惩

罚。拿她自己的话来说，“为了离开家，要我嫁给魔鬼都愿意”。于是，便产生了这样的后果：父亲管得愈严，她在托姆的陷阱里就陷得愈深。她失落了生活目标，失落了价值观念，也失落了自我。正当夏娃在十字路口徘徊的关键时刻，她的同班同学阿尔贝特向她伸出了援救之手。阿尔贝特帮助她补习功课，用那犀利的哲学家的语言剖析她的灵魂，开启她的心扉，终于促使她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夏娃这个形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常见到的头脑简单、思想懒散、得过且过的青年典型，或许很多人都可以在她身上不同程度地找到自己的影子。

与夏娃形成显明对照的基里尔，则是一个性格温和、待人宽厚、有头脑、有活力的青年。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甚至敢于抵制研究所所长的“不正之风”。爱情受挫折，家庭遭劫难，都没有动摇他对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的执着追求。“他学会了超脱，科研工作要求他思想高度集中，要求他冥思苦索。在人们空谈的时候，他惯于并不十分费劲地超脱开来，他能专心致志地看书或修改文选的稿子”（第一章第三节）。基里尔又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的青年。他喜欢游泳、滑雪，酷爱音乐、绘画，祖传的“传家宝”——包括《丘比特的箭》在内的几幅名画，使他常常沉浸在古典艺术美的感染和熏陶之中。基里尔和外柔内刚的叶甫盖妮娅的相识，更增添了他生活的乐趣，使他领略到爱情的真谛与欢欣，他不仅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而且也亲手扣响了通向幸福的大门。

如果说基里尔、叶甫盖妮娅、阿尔贝特代表着当代苏联社会中有理想有抱负的一代青年，那么作者着力塑造的托姆·

里亚季宁、鲍里斯·勃洛欣等人则是当代社会的蛀虫和渣滓。托姆利用寄售商店估价员的职业之便，大量从事外国录音机、扩音机、照相器材等贵重商品的转手倒卖，从中捞取金钞、外汇。他对金钞的贪婪和膜拜，使人想起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他对女人的追逐和玩弄，又使人想起了莫伯桑笔下的杜洛阿……值得深思的是，作者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蛀虫”自始至终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作者似乎要表明这样一个思想：蛀虫和渣滓也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利己主义哲学一天不消亡，他们的存在就有一定的合理性，生活就必须为他们留下一个位置。至于那个绰号叫“跳蚤”的勃洛欣，从一个游手好闲的骗子手堕落为酒鬼、盗窃犯，更从反面启示我们：愚蠢和无知是某些青年走上犯罪道路的先导。

总之，在大千世界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年轻人，有的找到了目标，有的失落了目标，有的正在寻找目标，有的根本就不知道目标在哪里。《风流夏娃》展示的就是这样一个熙熙攘攘、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巧妙的是，作者采用电影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一个个凌乱的生活镜头交替推到读者的眼前，然后再加以剪辑、组合，把人物、画面、故事情节联缀成一个整体，人是多层次的人，画面是多色调的画面，既单纯又复杂，既淡雅又热烈，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力。

本书作者维·科兹洛夫是当代苏联著名作家，生于1929年，60年代开始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在古老的磨房里》(1961)，《石岛总统》(1964)、《司坦斯的春天》(1976)，长篇小说《墙上的阳光》(1969)、《三里多路》

(1971)，《屋顶上的风》(1983)以及电影剧本《马克西姆，你如今在哪里？》(1965)等，其中不少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风流夏娃》(原名《Маленький стрелок из лука》)是科兹洛夫的新作，1981年由莫斯科“同时代人”出版社出版。本书根据这个版本译出。本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曾得到苏州大学贺哈定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文难免有谬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7年10月于苏州



## 《风流夏娃》主要人物表

基里尔·沃龙佐夫——列宁格勒某文学研究所副博士

夏娃·克鲁格利科娃——某大学英语专业学生

瓦季姆·弗龙斯基——民警局刑侦队长

瓦西里·伊万诺夫——列宁格勒电视台导演

尼古拉·巴利亚斯内（科利亚）——某工厂工程师

叶甫盖妮娅——青年女画家

阿尔伯特·布卢多夫——大学生

玛丽娅——大学生

托姆·里亚季宁——寄售商店接纳员

鲍里斯·勃洛欣（“跳蚤”）——无业浪子

我们愈来愈经常、愈来愈长久地思考着两样东西，它们以新的、令人愈益增长的惊奇和虔诚充溢着灵魂——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里的道德准则。

**伊曼努尔·康德**

## 目 录

---

第一章 海滨奇遇 ( 1 )

---

第二章 风中黄叶 ( 60 )

---

第三章 前程未卜 ( 136 )

---

第四章 跌倒了爬起来 ( 205 )

---

第五章 我爱你 ( 285 )

---

第六章 传家宝 ( 374 )

---

## 第一章 海滨奇遇

他仰面躺着，紧闭双眼，感到浑身上下都在眩目的南方阳光下溶化了。那是一种奇异的、舒坦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经常能产生的。这要完全超脱尘世的一切纷扰，要忘记自己的躯体，什么也听不见，甚至听不见海浪均匀的轻轻拍击声——周围必须是一片宁静。太阳射进了你的躯体，使你充溢着浓密的金色光晕。最令人惊奇的是——眼前开始闪烁着无数极小的太阳人，他们乘坐在极小的金色帆船里飞翔着。这些帆船宛如印第安人用纸莎草制成的两头翘起的小船。太阳人及其小船互相靠拢又分开。这是一种节日的狂欢舞。小船时而开始急速地飞舞，围绕着自己的轴心旋转，互相间并不碰撞；时而又放慢光亮明快的舞步，仿佛在歇息，不慌不忙地在金色的火海中滑翔……

蓦地，一切全都结束了。金黄色的阳光黯淡了，小人和金色的船也倏然消逝。

他已经知道，类似的感觉再也不会重复。不管你躺在浴场上等待多久。……他转过头，避开耀眼的阳光，微微睁开眼睛：一个身材颀长的姑娘正沿着岸边慢悠悠地朝码头方向

走去。两条修长的腿映入眼帘，略带青铜色的栗色头发象宽阔的波浪垂落在狭窄的肩背上。大家都目送着她，但她旁若无人，懒洋洋地迈动着一字步，漫步水边，眺望着大海。他没有来得及看清姑娘的面容，只看见她高高扬起的头和一张细嫩的鹅蛋脸，还有那细长的黑色睫毛。

姑娘从旁边走过，带走了小小的太阳人和小船，也带走了神奇的世界。他在这里没有看见过她。看来，她刚刚来到科克杰别利，皮肤还没来得及晒黑。在这儿休假的两个星期内，他自己已经晒得乌黑，犹如一块烧焦的木头。黑黝黝的色素很快粘到了他的身上。在同来的朋友中，他是晒得最黑的。当然，这都不值一提。一到列宁格勒，南方的黝黑就会不知不觉地在一二个星期内消褪。其实，除了日光浴和海水浴外，在这里还能做什么呢？科克杰别利是个小镇，没有别的娱乐，只有海滨浴场和大海，或上山散步，但他仍然喜欢科克杰别利。每个假期，他都要与朋友一起来到这里至少住上两个星期，这已经成为惯例。这里还保留着某种原始荒野的克里米亚风味，而且人也不太多。

他感到汗水刺痛了眼睛，便用双手撑住卵石，纵身一跳，站立起来。尽管太阳晒得他软绵绵的，但锻炼得十分健壮的肌肉还是无可指责地发挥了威力。他向姑娘离去的方向瞥了一眼，又看到了她。她蹲在水边挑拣卵石。这里的人全都干过这种玩意儿：寻找鸡神石——一种带孔的石子，或者其他各种各样比较珍贵的小石子。诚然，卵石只有受到海水洗涤的时候才是美丽的。一块晶莹剔透的石子一旦从水里捞出来，它就会黯然失色，失去那迷人的光泽，活象一条被钓上钩的鲈鱼。

他小心翼翼地步入寒冷的、蔚蓝而清澈的水中——脚下全是石子。他想，在这个长着青铜色头发的姑娘身上，的确有某种迷人之处。然后他两腿在水底下用力一蹬，就游了起来。起初，他感到浑身泛起一层鸡皮疙瘩，上腹部甚至酸痛起来，但很快就不再感到剧烈的彻骨寒冷了。而头脑里还在惦念着这位姑娘。况且，他没有仔细地看清她呢……这样的美人儿是不会长久处于孤芳自赏状态的……海滨浴场上的人很快就会注意她。他向那个方向回头一望，看到一个黑发男子已经挨着她坐下。他好象来自摩尔达维亚，是个诗人或剧作家，住在创作之家的一座小房子里。一个非常狡黠的家伙！海滨浴场上任何一个新来的女人他都不放过。现在又缠上了这一位……大概，他正在吹科克杰别利的小石子呢！

他无论如何不能从头脑里驱走这位陌生姑娘，他为此而生自己的气。他翻转身子，仰望着耀眼的天空，向红色的浮标游去。游到浮标外面是不允许的。如果说岸边的水尚能忍受，那么这里的水则是冰冷冰冷的。时值五月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在海里游泳的。由于不适应，水会使人感到寒冷彻骨，还会引起抽筋。许多人在太阳下躺一会，小心谨慎地步入齐膝深的水中，往下一蹲，便飞快的跳到岸上。有些人游到浮标，就迅即往回转。

在海里游泳的人寥寥无几。海底的白石子仿佛就在身旁，伸手可得，但实际上这里很深。一种柔软的粘乎乎的东西碰到了他的肩膀，沿着脸颊滑过去，原来是一只晶莹的浅蓝色的海蜇在他鼻子边上缓缓地浮过。他向它也斜了一眼，看见旁边还有一个，二个，三个……这里有成百上千的海蜇！真正的海蜇王国。据说，海蜇会象荨麻一样将人灼伤，

但他不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他甚至把几只大海蜃拿到手掌里，贴在身上，却什么事也没有。

他从浮标旁游过。一个被电动扬声器扩大了许多倍的吱吱声把他从沉思中唤醒：“公民，回到游泳区来！”

他又朝前游了一段，直到听见第三次喊话声才折回来。不然，救生员们就要坐上摩托艇，在整个浴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强制性地“拯救”他……

前面凹凸不平的红色浮标在浪尖上摇晃着。浮标旁边，以同一个节奏摇晃着瓦季姆·弗龙斯基长满黑发的头颅。浮标和头颅一会儿消失在壮观的浪峰后面，一会儿又重新出现。波涛从大海方向一个接一个地汹涌而来，它们已不象原先那么小了。从深处传来了一阵啞哑的喧嚣声，仿佛一台大功率的轮机在海底隆隆转动。而他还没有发现，一个浪头骤然高耸起来。它已经不是绿色，而是灰黑色的了，只比白色的海峰略低一些。

“向你致敬，越界者！”瓦季姆微笑着说。

基里尔游近浮标，抓住生了厚厚一层绿苔、锈迹斑驳、滑溜溜的铁链，在朋友旁边摇晃起来。

“你象往常一样维护着社会主义法制！”基里尔回答说。

“真是难以想象，”瓦季姆说，“我们在这儿游泳。把皮肤晒黑，而列宁格勒却零上五度，人们还穿着冬装呢。”

“北极现在还是零下五十度。”基里尔微笑着说。

“你当然不太想回家……而我已经想念柳霞和孩子们了！”

“这是很自然的。”基里尔嘿嘿一笑，“有趣的是，你这个老实的丈夫，昨晚在哪儿度过的？只是别对我说，你在追踪一个危险的惯犯……我不是你妻子，我是不会相信的！”

“我和她在僻静的海滨浴场散步，月光皎洁，群星倒映在海水里，我激情勃发，灯塔熄灭了，后来……”

“后来你就把她丢在浴场上，跑去玩纸牌了。”基里尔微笑着把话讲完。

“你讲得基本正确。”瓦基姆同意说。“不过，教授，你晚上干什么了？一吃完晚饭就上哪儿去了？”

“你永远猜不到！”

“追逐斯涅戈娃了吧？也许邀她跳舞去了？”

“她的侍从中可没有我！瓦季姆，你是个不称职的侦察员。”基里尔笑了起来。“你走了一条人人都走的路……算了吧，别白费脑筋了：我上蛙港去了。”

“这种场合，在我们的侦察实践中称为难以理解的行为。”他看了看基里尔说。“你单独去那儿的吗？快把话讲完！”

“我喊了尼古拉，但他不去。”

“如果斯涅戈娃叫他去……”

“哦，老兄，斯涅戈娃这类迷人的明星已经陨落。”基里尔微微一笑。“海滨浴场上来了一位新美女！你瞧吧，大家都会争着向她献殷勤，把斯涅戈娃置于脑后的。我们的科利卡，我敢打赌，准是第一个神魂颠倒……你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见过阿芙洛狄特<sup>①</sup>吗？现在她光临我们这儿了……”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



“你也神魂颠倒了吧？”

“我是不会爱上女神的。”基里尔回答说，声音里带着几分忧郁，“但我崇拜她们。”

一个蓝绿色的波浪突然向他们压过来，将他们蒙头盖住。泡沫飞溅的浪峰被冲得弯弯曲曲。浮标朝着太阳的方向猛力向上一冲，他们放开铁链，分别朝不同方向往后游去。他们又立即冒出头来，眨巴着双眼，呼哧呼哧地出着气，同时互相对视了一眼。

“傍晚之前有暴风雨。”瓦季姆一面说，一面注视着向他们急速涌来的下一个波浪。这一次来得并不突然：他们在水中稍稍潜了一会，当浪头隆隆地从他们头上滚过以后，两人又重新在水面上摇晃起来。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浪尖上突然出现了白色的海扇<sup>①</sup>，宛如在阳光下闪耀的海鸥的翅膀。海扇很多，整整一群。一个大浪从远处向岸边奔腾而来，推动着卵石，使它轧轧作响，于是卵石闹哄哄地长叹了一口气。海滨浴场上的人们骚动起来，开始移开木吊床，挪到离岸边远一点的地方。当浪尖上闪耀起白色的海扇时，还是赶快游向岸边为好，跟脾气暴戾的大海是不宜开玩笑的。

他们爬到岸上。尼古拉·巴利亚斯内从吊床上向他们挥了挥手。

“我说了吧，”瓦季姆朝朋友瞥了一眼，“哪里有斯涅戈娃，那里就有我们的科利卡<sup>②</sup>！瞧，他这副嘴脸多叫人恶心！”

---

①一种扇形的海洋软体动物，又名扇贝。

②科利卡、科利亚都是尼古拉的昵称。